

狮釜

台湾●古龙著

楚留香续集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楚留香传奇系列 3

柳

釜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楚留香传奇系列续集

狮 釜

古 龙 著

责任编辑 维 思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郑州市中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6 印张 2000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0 册

ISBN7-5348-1330-1/I·603

全六册定价:82.80 元 分册定价:13.80 元

奇僧异叟互显才能

八月初八，天色澄霁，骄阳当空。

在蜀北剑阁一条宽阔的大道上，有五骑人马正在泼喇喇的疾驰着。

这条大道，两旁松柏参天，只见枝干挺拔，各得其势，而道路两旁，风景之幽美，更是难描难叙，十分宜人。

剑阁为一平原，该地民风淳朴，屋宇鳞次栉比，而世称“剑阁雄姿”、“剑阁天下险”者，乃是指剑门关而言。

剑门关又名大剑山，从远处仰望，只见危峰矗立，雄浑嵯峨，而登山后，更是壁如刀削，艰险难行之极。

这时候，那五骑人马正是望着大剑山疾驰而来的。

这五骑人马，当先一匹马雪白神骏，鞍辔鲜明，而在鞍上的锦衣少年，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虽然他还是个弱冠少年，但却浓眉朗目，身形相当高大。

在他背后的，是四个青衣汉子，这四人不是腰际系挂佩刀，就是背上负着长剑，显然都是身怀武功的会家子。

五骑人马疾驰了一顿饭时光左右，才在大剑山南麓一座镇甸上停下来。

锦衣少年回头望那四个青衣汉子一眼，道：“这里就是望峰镇吗？”

一个背负着长剑，满脸麻痘的青衣汉子点点头，道：“少爷，这里就是望峰镇了，但英雄馆在什么地方，还得打探打探才成。”

锦衣少年“唔”的一声，忽然目光大亮，道：“不必问谁了，英雄馆就在前面。”说着，两腿轻轻在马腹上一挟，白马立刻洒开大步，向前直冲进去。”

锦衣少年也许是一时性急，未曾念及这里已是人来人往之地，他把马儿催策得这么快，是很容易会产生危险的。

当然，有危险的绝不会是他自己，而是镇上的途人。”那满脸麻痘的汉子早已眉头大皱，正待高呼劝止，白马已把一个白发老者跌撞在地上。

锦衣少年急忙把马儿勒停，同时翻身下马扶起老者：“老丈，你没事罢？”

白发老者满面怒容，骂道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龟儿子？瞧你这身衣着打扮，准是家里有点臭钱的纨绔子弟，但这里也是王法管治的地方，你若把我撞死了，恐怕并不怎么好玩。”

锦衣少年给他劈头便骂一句“龟儿子”，不禁心中有气，但想到刚才把他撞倒了，那是自己不对在前，所以立刻就原谅了他，反而微笑说道：“老丈教训得对，我会记住了。”

“你记住了？你会记住些什么？”白发老者怒声道：“你是不是会记住自己是个龟儿子？”

锦衣少年怔了一怔，忖道：“这老人家可不好惹，再给他缠下去想不做龟儿子也不行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立时向老丈打了一个揖，说道：“既然老丈平安无事，在下也放心了，此刻在下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办，告辞了……”

“告辞了？我要到官府里告你一状才是真的！”白发老者忽然伸手抓住了锦衣少年的右臂，喝道：“你在闹市之内撞倒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儿，就想这样一走了之吗？”

锦衣少年悚然一惊，他吃惊并不是因为老者要“告他一状”，而是因为老者竟然一下子就抓住了自己的手臂。

在寻常人眼中看来，这一抓只是很普通的动作，但这锦衣少年乃武林世家子弟，他从八岁就开始苦练三十六路大擒拿、七十二式小擒拿大法，所以虽然如今还只是十七八岁年纪，但对于擒拿制敌功夫，已有相当不弱的见识和基础，可是，他此际竟然没有看见白发老者怎样出手，一条右臂已给对方牢牢抓实！

他一惊之下，立时叫道：“老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用力挣扎，但那老者五指如钳，他用尽了气力也无法挣脱开来。

到了这时候，锦衣年少终于知道这老者不是寻常之辈，而跟随着他的四个青衣汉子也大为紧张了，纷纷亮出了兵刃，喝令白发老者把锦衣少年释放。

白发老者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怪不得到处横冲直撞了，原来

是仗着人多势众！”

那满脸面麻痘的青衣汉子一挺长剑，喝道：“就算我家少爷刚才鲁莽一点，但想在路上撞倒你老人家，恐怕还没有那么容易罢？”

白发老者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莫非是我这个嫌命长的老儿故意撞到马蹄上去了？”

麻脸汉子沉声道：“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心照不宣也罢！”

白发老者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谁跟你们心照不宣啊？我现在就把这龟儿子抓去见官，谁敢跟上来，我一掌就毙了他！”

锦衣少年怒道：“就算真要带我见官，为什么不许他们跟来？”

白发老者喝道：“你懂个屁！”

锦衣少年惊怒交集，正要全力反抗，突觉背上灵台穴一麻，脑后哑穴也给戳闭，立时变得无法动弹，也无法叫出半个字来。

麻脸汉子面色倏变，喝道：“老儿，你是什么人？竟敢掳劫我家少爷！”

白发老者“呸”一声，道：“谁说这是掳劫？你不懂事，还是少开尊口，你们快快滚回福州去好了！”

麻脸汉子虽已制剑在手，但却一直投鼠忌器，未敢出手，此时听见老者这“乖乖滚回福州”一语，心下更是骇然，道：“原来你早就知道咱们是什么人！”

白发老者道：“你们四个狗奴才听住了，前面就是英雄

馆，你们要去找就去找个够，至于这小子，老儿会好好教训他了！”

麻脸汉子又大声喝道：“老匹夫，你若敢动我家少爷一根汗毛，将来一定死不全尸！”

白发老者哈哈一笑：“人若一死，臭皮囊就算四分五裂，天各一方那又如何，尔等混蛋，真是盲心盲眼，迂腐无知之极！”说着，挟起锦衣少年，转入一条横巷飞掠而去。

四个青衣汉子面如土色，也立刻展动身形紧追不舍，但那老者轻功奇高，虽然肋下挟着一个少年，但转眼之间已摆脱四人的追缠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四个青衣汉子紧追了一程，有如瞎眼苍蝇般乱碰乱撞，但哪里见得着两人的影子。

四人追了一会，都已汗出如浆，那麻脸汉子面色灰败，忽然叫其余三人停下来，道：“追，不是办法，就算追上了，咱们也没有本领把少爷抢回来。”

另一个使雁翎刀的青衣汉子喘着气，他满脸都是惶恐之色，闻言便道：“但少爷在这里给人掳走了，咱们怎样回去向岳庄主复命？”

麻脸汉子忽然一拳击向自己的额角，恨声说道：“岳庄主待俺恩重如山，倘若这次不能把少爷寻回，俺是再也不会回去了。”

其余三人都是面上动容，但麻脸汉子忽然又摇摇头，道：“不！俺不回去那是不成的，就算俺不走向福建，也要把

这颗不中用的脑袋割下来，让三位兄弟带回家乡去……”

使雁翎刀的青衣汉子陡地怪叫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尉迟麻子，你这是什么话了？若要割脑袋，就大家一起割，咱们虽然不是什么结拜兄弟，但十余年来一直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就算这一次咱们背了黑锅，也决计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你若敢自萌短见，俺朱得胜矢誓相随，大家一起到阴曹地府再做朋友好了。”

朱得胜这么一说，其余两人也是齐声附和，大家一致认为今日之事，须由四人一起担当到底。

尉迟麻子大为感动，拍了拍其余两人的肩膀，叹道：“刘吉、谢山虎，你们真不愧是俺的好兄弟，但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，咱们连那老头儿是什么人都不知道，唉……少爷这一趟只怕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只觉喉头梗塞，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刘吉皱了皱眉，忽然道：“咱们何不到英雄馆去？”

谢山虎一怔，道：“少爷已给人掳去了，咱们还到英雄馆干吗？”

刘吉道：“正因为少爷给掳去了，咱们更加非要到英雄馆不可！”

朱得胜也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刘吉说得对，岳庄主是嘱咐咱们护送少爷到英雄馆会见一个和尚，那和尚说不定会有办法，把少爷救回来。”

尉迟麻子沉吟半晌，才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姑且试试看了。”

四人主意既决，便折回锦衣少年被掳之处，只见街道前面有块招牌伸了出来，上面用金漆写着“英雄馆”三个龙飞凤舞般的大字。

原来这“英雄馆”是一间酒楼，四人才踏进大门，便着见一个黄袍和尚，他正在捧着酒坛仰首大喝。

这和尚大概五十岁左右年纪，长得魁梧壮大，面有刀疤，连左边耳朵也似曾给利刀削过，只剩下一小半肉块，和右边的一只肥大耳朵全不相称。

尉迟麻子一见黄袍和尚这般容貌，便知道找对了地方，也找到了自己应该要找的人，他正要开口，黄袍和尚把酒坛重重放在桌上，喝道：“有什么好看！没见过大和尚喝酒吗？”

尉迟麻子干咳一声，陪笑道：“大师切莫误会，小人是从福州来的。”

“福州？”黄袍和尚倏地目光一亮，说道：“你们是福州清泉庄岳冲霄派来的吗？”

尉迟麻子抱拳道：“是，小人正是岳庄主派来的，小人姓尉迟名达，但一般人都叫小人做尉迟麻子。”

黄袍和尚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，道：“是尉迟达也好，尉迟麻子也好，酒家要见的是岳秋云，他在那里？”

尉迟麻子吸了口气，道：“少爷不见了。”

黄袍和尚脸上蓦地现出一股凌厉杀气，喝道：“你说什

么？”

尉迟麻子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才道：“咱们刚来到这市镇，少爷便给一个老儿抓去了。”

黄袍和尚瞪大眼睛，接着左掌一拍桌子，那张看来还十分坚实的木桌竟然立刻就四分五裂地塌下去，连酒坛也被摔个稀烂：“他奶奶的，你敢耍弄洒家？你有几个鸟脑袋？”

尉迟麻子脸色铁青，但这一次却不是再退缩，反而踏前一步，昂首说道：“小人知道，这一次小人是犯了极严重的错失，但小人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大师若要惩处小人，尽管下手，小人决不眉头一皱。”

黄袍和尚“妈的”一声大叫，忽然一掌刮在他脸上：“你这小子，怎么句句说话都有‘小人’这两个字？”

朱得胜在旁瞧不过眼，忍不住怒声道：“大师，士可杀不可辱！”

黄袍和尚干笑两下，倏地伸手把朱得胜的雁翎刀从鞘里抽了出来：“你这口刀虽不怎么锋利，用来杀你这种饭桶还是绰绰有余。”

朱得胜面色陡然，怒喝道：“还我刀来！”

黄袍和尚哈哈一笑，忽见雁翎刀直一下，横一下的，竟然把朱得胜当场剖开四截！

刘吉、谢山虎同时面色大变，双双亮出兵刃，尉迟麻子立时喝道：“别胡来，你们都不是大师的对手。”

黄袍和尚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若打得过洒家，

就会把洒家立刻乱刀宰了？”

尉迟麻子沉声道：“咱们四个人就算全都死不足惜，但少爷给一个不明来历的老儿劫走，这件事情却是非同小可。”

黄袍和尚哼的一声，道：“那老儿是个怎样的东西？”

尉迟麻子说道：“年约七旬，须发俱白，衣着朴素，看来只是一个寻常的土老儿。”

黄袍和尚脸色一沉：“他奶奶的，像这种土老儿，随便到处都可以碰上七八十！这岂不是等于白说吗？”

尉迟麻子道：“但小……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许多。”他刚才挨了一记耳光，那“小人”二字便再也不敢说出口。

黄袍和尚忽然桀桀一笑，盯着尉迟麻子道：“从清泉庄派来的四个饭桶，看来就只有你才有点用处。”

尉迟麻子道：“大师过奖了。”

黄袍和尚道：“你跟洒家走。”

尉迟麻子道：“走往哪里？”

黄袍和尚道：“当然是去找岳秋云。”说着，忽然又连挥四刀。

这四刀，两下横，两下直，只见血迸溅，竟然又把刘吉和谢山虎双双剖为四截。

英雄馆里的顾客和伙计见他竟然接二连三地行凶，无不吓得魂飞魄散，胆子细小的早已走得无影无踪，而胆子较大一点的也远远站开，谁也不敢接近凶案现场。

但在黄袍和尚附近，还是有几个人未曾离去，这些人并

不是但量特别大，而是给吓得手脚酸软了，他们不但跑不动走不开，甚至有些连屎尿也给吓了出来，又哪里还敢动弹？

若是换在平时，尉迟麻子就算明知武功远不如人，也要拔剑跟这恶僧拚命不可，但现地他虽然面色煞白，连额上青筋也一条一条凸了出来，但他还是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地强忍下去。

黄袍和尚举手投足之间，便轻易地杀了三人，然后又瞪着尉迟麻子道：“你怕不怕？”

尉迟麻子道：“我若说不怕，大师会相信吗？”

黄袍和尚格格怪笑，道：“但比起那些连裤裆都湿透的家伙，你已可算是镇定得令人出奇。”

尉迟麻子道：“他们不是武林中人，但我自从懂事以来，便一直过着刀头舐血的武人生涯。”

“有种！”黄袍和尚又是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学武的人，未学打人先学挨捧，未曾杀敌便要随时有战死阵中的准备，倘若畏首畏尾，贪生怕死，就算练成了绝世武功，也一定成不了什么气候。”

尉迟麻子心中暗想：“这恶僧虽然凶残，但这几句说话却是至理明言。”

黄袍和尚向地上支离破碎的死尸残骸一指，说道：“你跟这三个饭桶认识了多久？”

尉迟麻子道：“多者二十年，少者也有十五六年光景。”

黄袍和尚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他们都是你的多年老友了？”

尉迟麻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黄袍和尚道：“你想不想为他们报仇？”

尉迟麻子道：“想。”

黄袍和尚姆指一竖，赞道：“好，洒家就是喜欢你这种人，现在你跟着洒家走！咱们一起去找岳秋云，只要有会，你不妨在途中杀了洒家为他们报仇！”

尉迟麻子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武功低微，岂有什么机会？”

黄袍和尚道：“那可不一定，常言有道：‘明枪易挡，暗箭难防。’明打你固然不及洒家，但你可以在背后暗算，甚至可以施放毒药和暗器！”

尉迟麻子又摇摇头，道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，要我暗箭伤人，我宁死不干！”

黄袍和尚一怔，继而大笑，道：“好一头蠢驴，咱们走，三天之内若找不到岳秋云，你我都休想再活下去了。”

尉迟麻子闻言，不禁一呆，忖道：“若找不着少爷，就算你不杀我，我也不想再活下去，但你这恶僧为什么也会活不成了？这又是什么道理？”

想到这里，忽然又暗暗忖道：“岳庄主为什么要少爷千里迢迢赶到蜀北会见这凶僧？那老儿是何方神圣，竟然会在最后关头劫走了少爷？”

尉迟麻子虽然不能算是个蠢材，但这几点疑问，他就算再想三天三夜，也恐怕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现在，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，就是跟着黄袍和尚去找岳

秋云少爷。

岳秋云给那老者点了穴道，可说是完全身不由己。

他觉得自己仿佛已变成了别人的玩偶，白发老者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把他随意摆布。

岳秋云不由暗暗苦笑。

在清泉庄，他是庄主岳冲霄唯一的儿子，从来只有他摆布别人的份儿，又有谁敢对岳少爷稍为无礼？

但这一天，他给这老儿骂做“龟儿子”，又给老儿点了穴道，像是木头一样被他搬来搬去……

难道这就是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？

岳秋云不知道。

他只是知道，父亲这次叫自己出门，是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，交给自己去办的。

岳冲霄给了一他封信，并严令他不得在途中拆阅。

“当你到了望峰镇英雄馆，而又见到了半耳神僧后，才可把这封信拆阅！”

他父亲的说话，如今言犹在耳，但谁也想不到，就在他快要来到英雄馆的时候，突然杀出一个神秘莫测，也凶恶得离奇的老者，轻而易举地就把他掳走了。

岳秋云心想：“这老儿会不会是父亲的仇家？嗯，多半错不了，但他又怎知道我会来到剑阁望峰镇？”

他越想越想不通，想了一回，白发老者已把他带到一条

三岔路上。

在这条三岔路前，每一条路上都停放着一辆马车，白发老者把岳秋云抛进左边一条岔路的马车上，然后就喝叫一声，说道：“开车！”

他下令“开车”，并不只是一辆马车开动，而是三辆马车都同时疾驰而去。

岳秋云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这老儿原来早有预谋，而且计划得还很周密哩！”想到这里，不禁又是凉了一截，他以前曾听父亲说过，说敌人的计划越是周详，被擒获之人也就一定越难脱身。

马车行驶大约两个时辰左右，才停了下来，不久，那白发老者又把岳秋云揪出车外，原来马车已来到一条大河旁边”

这时候，河边已有一艘装有篷顶的渔舟停泊着，白发老者忽然解开了岳秋云身上穴道，说：“你自己上船，别让明珠笑话。”

岳秋云甫解穴道，便怒叫起来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是不是要绑架本少爷向我爹勒索？”

白发老者“呸”一声，怒声道：“你以为你老子有点铜臭便很了不起？就算他把整座清泉庄送给老夫，老夫也绝不稀罕呢！”

岳秋云大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跟家父有仇了？”

白发老者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再穷叫，老夫就先把你的舌

头割下来!”

岳秋云一挺胸膛，喝道：“你敢？”

白发老者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你现在已是网中之鱼，翁中之鳖，休说把你舌头割掉，便是把你一刀阉……”

说到这个“阉”字，老夫悠地住口，接着居然一个耳光掴在自己的脸上。

岳秋云一呆，心想：“你说要阉我便说个够好了，怎么忽然说不下去，还自己打自己作甚？”

但他转日向那渔舟上望去，便已明白这老者何以有此奇怪的一着。

原来在那渔舟之上，负责划橹的是个妙龄少女，只见她穿着一袭湖水绿色的衣裳，体态婀娜多姿甚是动人，但这时候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却直瞪着白发老者，显然正在怪责他太粗俗，说话不堪入耳。

白发老者虽然对岳秋云凶巴巴的，但对这绿衣少女却似是十分忌憚，见她面有怒容，连忙陪笑说：“爷爷一时嘴快，说错了粗话，该打！该打！”

说着，又打了自己两下耳光。

那绿衣少女见他连打自己三下，忽然“噗哧”一笑，道：“怪不得婆婆以前常骂你是个傻芋，真是一点也没有骂错！”

白发老者干咳一声，道：“不要提你婆婆了，她喜欢做老尼姑就让她做个够，但你爷爷决不会做和尚来陪她。”

绿衣少女忽然寒着脸，道：“是你把她气得要出家为尼”